邵氏聞見錄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邵氏聞見錄
卷二

► 卷三

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，有宮人能之，號曰「梳頭夫人」。一日，帝退朝，命夫人理髮，嬪御列侍，帝袖中有章疏，左右爭取之，帝不能止，有從旁讀者，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。衆聞之默然，獨梳頭夫人歎息曰：「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，豈有天子嬪御，外臣敢以爲言。官家亟逐言者，則清淨矣。」帝不語。既御膳，幸後苑，命内侍按宮人籍，上自出若干人，行臺臣之言也。梳頭夫人以入宮久，首出之，帝亦不問。或謂叅知政事吳奎曰：「上比漢文帝。」奎對以此則曰：「過文帝遠矣！」

仁宗朝，程文簡公判大名府，時府兵有肉生於背，蜿蜒若龍伏者，文簡收禁之，以其事聞。仁宗謂宰輔曰：「此何罪也？」令釋之，後其兵以病死。嗚呼！肉龍生於兵之背，妖也，帝釋之，德足以勝妖矣，兵輒死，宜哉！

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，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：「章懿太后丕擁慶羡，寔生眇冲，顧復之恩深，保綏之念重。神馭既往，仙遊斯邈。嗟乎！爲天下之母，育天下之君，不逮乎九重之承顔，不及乎四海之致養，念言一至，追慕增結。」仁宗覽之，感泣彌月。公自此遂叅大政。帝問文懿曰：「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？」公曰：「臣少以庶子，不齒於兄弟，不及養母，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。」上爲之流涕。先是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：「五嶽崢嶸，崑山出玉；四溟浩　　，麗水生金。」蓋以明肅太后為尊也。學士大夫嘉其善比，獨仁宗不悦。

伯温嘗得老僧海妙者言：「仁宗朝，因赴内道場，夜聞樂聲出雲霄間，帝忽来臨觀，

乂之，顧左右曰：『衆僧各賜紫羅一疋。』僧致謝，帝曰：『來日出東華門，以羅置懷中，勿令人見，恐臺諫有文字論列。』」嗚呼！仁宗以微物賜僧，尚畏言者，此所以致太平也。海妙又言：「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，祀南郊回，坐金輦中，日初出，面色與金光相射，眞天人也！」因以記之。

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閤，見定州紅甇器，帝堅問曰：「安得此物？」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，帝怒曰：「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，不聽何也？」因以所持拄斧碎之，妃愧謝，乂之乃已。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，服所謂燈籠錦者，上亦怪，問，妃曰：「文彥博以陛下眷妾，故有此獻。」上終不樂。後潞公入爲宰相，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，介雖以對上失體遠謫，潞公尋亦出判許州，蓋上兩罷之也。或-{云-燈籠錦者，潞公夫人遺張貴妃，公不知也。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，過矣。嗚呼！仁宗寵遇貴妃先於六宮，其責以正禮尚如此，可謂聖矣！

仁宗朝，王安石爲知制誥。一日，賞花釣魚宴，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，置几上，安石食之盡。明日，帝謂宰輔曰：「王安石詐人也。使誤食釣餌，一粒則止矣，食之盡，不情也。」帝不樂之。後安石自著《日録》，厭薄祖宗，於仁宗尤甚，每稱漢武帝，其心薄仁宗也，故一時大臣富弼、韓琦、文彥博，皆爲其詆毀云。

仁宗時，一日天大雷震，帝衣冠焚香再拜，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。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，遽取碎之。嗚呼！帝敬天之威如此，其當太平盛時，享國長久，宜矣！至熙寧，大臣以「天變不足畏」說人主，以成今日之禍，悲夫！

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遥者，馬色白，其乘之，安如輿輦也。圉人云：「馬行步有尺度，徐疾皆中節。馭者行速，則以足攔之。」一日，燕王借乘，卽長鳴不行，王怒還之，帝父事王甚恭，配南城馬鋪。久之，復奉御，其行如初。帝升遐，從葬至陵下，悲鳴不食而斃。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：「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歟！」

本朝祖宗以來，進士過省赴殿試，尚有被黜者。遠方寒士殿試下，貧不能歸，多至失所，有赴河而死者。仁宗聞之惻然，自此殿試不黜落，雖雜犯亦收之末名，爲定制，可以謂之仁矣。

仁宗至和間不豫，昏不知人者三日。既愈，自言夢行荆棘中，周章失路，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，謂帝曰：「天以陛下有仁心，錫一紀之壽。」帝曰：「吾何當歸？」神

人曰：「請以臣之車輅相送。」帝登車，問神人何人，曰：「臣所謂葛將軍者。」帝寤，令檢案《道藏》，果有葛將軍，主天門事，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，立廟京師。帝自此御朝，即拱默不言。大臣奏事，可卽肯首，不卽搖首，而時和歲豐，百姓安樂，四夷賓服，天下無事。蓋帝知爲治之要：任宰輔，用臺諫，畏天愛民，守祖宗法度。時宰輔曰富弼、韓琦、文彥博；臺諫曰唐介、包拯、司馬光、范鎮、呂誨云。嗚呼！視周之成、康，漢之文、景，無所不及，有過之者，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？

仁宗初納光獻后，后有疾，國醫不效，帝曰：「后在家，用何人醫？」后曰：「妾隨叔父官河陽，有疾，服孫用和藥輒效。」尋召用和，服其藥果驗，自布衣除尚藥奉御，用和自此進用。用和，本衛人，以避事，客河陽，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，名聞天下。二子：奇、兆，皆登進士第，爲朝官，亦善醫。

仁宗初升遐，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會有私身韓蠱者，自言嘗汲水，仁宗見龍繞其身，因幸之，留其釧，復遺以物爲驗，遂稱有娠。既踰期不產，按驗皆蠱之詐；得其釧於佛閣土中，乃蠱自埋也。翁氏削一資，杖韓蠱，配尼寺爲童。初，執政請誅之，光獻太后曰：「置蠱於尼寺，欲令外人盡知其詐；若殺之，則必謂蠱寔生子也。」英宗初載，光獻后垂簾同聽政，其決事之明類如此。

仁宗皇帝，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，遺詔到洛，伯溫時年七歲，尚記城中軍民，以至婦人孺子，朝夕東向號泣，紙烟蔽空，天日無光。時舅氏王元脩自京師過洛，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，數日不絶，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，哭於大內之前。又有周長孺都官，赴劒州普安知縣，行亂山中，見汲水婦人，亦載白紙行哭。嗚呼！此所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！

熙寧初，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，京師父老知其爲仁宗女也，隨其車咨嗟泣涕。元祐中，北虜主謂本朝使人曰：「寡人年少時，事大國之禮或未至，蒙仁宗加意優容，念無以爲報，自仁宗升遐，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。」已而泣。葢虜主爲太子時，雜入國使人中，雄州密以聞，仁宗召入禁中，俾見皇后，待以厚禮，臨歸，撫之曰：「與汝一家也，異日惟盟好是念，生靈是愛。」故虜主感之。嗚呼！帝上賓既久，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，此前代所無也。

英宗山陵，有輦官畢達，哭慟於仁宗永昭陵下曰：「臣事陛下四十餘年，得服役天上，死不恨！」是夕達暴卒。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。

永安霍道全者，嘗為三陵壕寨，年踰九十，坐丁謂移永定陵皇堂事，羈管亳州。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驗，亳人神之。遇赦，歸永安。嘉祐七年，道全忽歷遍川原觀地形，語人曰：「此地將有大役。」明年，仁宗升遐，初卜陵，有司召問之，道全曰：「今永安地吉，宜徙以爲陵寢。」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，凡所言皆不用，道全亦相繼卒。今永昭陵既成，或曰：「地名和兒原，非佳兆。」後三年，英宗晏駕。

元豐中，神宗倣漢原廟之制，增築景靈宮。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，奉安禁中。涓日以次備法駕，羽衛前導赴宮，觀者夾路，鼓吹振作。教坊使丁仙現舞，望仁宗御像，引袖障面，若揮淚者，都人父老皆泣下。嗚呼，帝之德澤在人深矣！